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界鬼域記 第二回 贈自由液說舊談新 開方字班窮思幻想

卻說鶯娘既然願意放足，如何又要愁悶呢？難道他還捨不得金蓮步，恐怕放足以後，便捐了他的嬌細麼？這卻並非鶯娘纏足上苦頭，吃得來海樣的深，巴不得能夠一放就放，到也適意得多咧。只是方才老父的囑咐，國粹保存，言猶在耳，怎好貿貿然的違棄父命，弄成個尺板婆模樣呢！想了一回，旁邊沉魚姑娘，心中好生疑怪，暗想，這鶯娘有甚麼心事呀？畢竟彼此初交，不便動問，只好由他去罷。鶯娘癡思半響，覺道放也不好，不放也不好，最妙須得個大可小的法子，才合著我的意咧。沒奈何只得仍與沉魚商議，沉魚聽他一番言語，便拍手道：「好巧咧，好巧咧，鶯娘姊，造化你了，你別再憂慮罷。」鶯娘道：「你怎樣講啊？」沉魚道：「說也可笑，我和你卻同病相憐的，我家老娘也是個絕對守舊黨，很不喜放足的，到了這兒，放足要算劈頭第一種新事業，左右為難，我便糾合了同校姊妹們，發起個足界如意公司，各各認定了股份，費去五千金元，訂聘個美國大化學師，累月窮年，才製造了兩種藥水，一紅一綠，我會親自試驗過，確是很有效力，如今選用剩三四瓶，我來分了一半贈給你試了看呢。」鶯娘道：「當真麼？」沉魚道：

「怎說不真。」說著，就回到自己臥室，取了兩個小瓶，興匆匆的過來交給鶯娘，鶯娘瞧了，果然映紅泛綠，顏色鮮豔妍妙無比，便雙手捧著，喜孜孜如獲拱璧，又問道：「請教這藥水的用法是哪樣的？」沉魚道：「你瞧仿單上，可不是詳細載明呢。」鶯娘勉強強道了個是，便睜著眼珠，呆呆的瞧那瓶兒，但見白雪雪的一小方紙兒，蠅頭似的鉤兒畫兒，一絲墨影兒，昏昏沉沉，那裡有什麼用法呢？這時鶯娘心裡，好不難過，欲再問時卻又說不出一句話。沉魚瞧見他只般光景，早已猜到他八九分了，因帶笑說道：「鶯娘姊，你別苦難了，有所說送佛送到西天，我索性把許多秘訣，也傳了你衣鉢罷。」鶯娘赧顏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妹洗耳恭聽。」沉魚道：「鶯娘姊，你聽著，這藥水的名目，叫做收放自由液，你若要放足呢，只消取半腳盆的溫水，把這紅色的，滴了一滴，又攪和了，尊足便浸入水中，憑你一丟丟的小足，不上半句鐘，就變做其大無外的天足咧。倘或要收小他起來，也是這般的，不過換用那綠的藥水，不知不覺，漸漸兒會得縮小了，只是別的不打緊，這自由液藥性猛烈，據西醫說，含有嗎啡毒質的，你別用過了量，弄得大小不稱，被人嘲笑呢。」鶯娘道：「理會了。」說著尚是半疑半信，沉魚道：「你疑我作假麼，只一試便知真假咧。」鶯娘想我終究要放足的，趁著無事，姑且試他一試，也未為不可，便接口道：「很好很好。」話未畢，沉魚忙站起，嬌軀掣動，叫人喚個女僕老媽，備下了一隻洗足盆兒，和那不冷不熱的鴛鴦水，鶯娘也就敞了瓶口，如法泡制，確然收也自由，放也自由，便喜的他心花怒髮，譽不絕口說道：「沉魚姊，我方才會作那可大可小的癡想，自問永難如願，誰知化學裡頭，已新發明只種千金不換的菩提水呢，可見天下之大，真無奇不有了。」沉魚道：「如何，你可信得我麼？」鶯娘稱謝連連，沉魚道：「好說好說。」說著鶯娘把玩瓶兒不釋手，沉魚笑道：「鶯娘姊，可賀得極，你今後要新就新，要舊就舊，好算個無往不利，普通社會中的妙人兒了。」鶯娘正色道：「此言差矣，咱們跳出舊圈子，投身學界，便是個頂兒尖兒的女新黨，怎麼道我新新舊舊呢？」

沉魚赧顏道：「哼哼，我叫聲好你姊姊了，這也怪你不得，你才做女學生，僥倖博得個新字大頭銜，哪能洞悉現今新黨千奇百怪的状态呀。」語至此，便摸著桌下邊公共茶壺，喝了一口又接續說道：「鶯娘姊，你瞧那一輩子的留學生，可也稱得新少年，新豪傑，將來新中國的故主人翁麼，想他初出洋的時節誠哉是滿口新名詞，愛國同胞，痛哭流涕，囂囂吹吹的起點極點，涼血熱血一字字深印腦中，幾乎一呼一吸，都含著異樣的新氣，新得再新也沒有，便冒冒失失把條辮子也一刀兩段的斬落了，豈知他在外洋，混過了三年五載，騙了張卒業文憑，回至祖國，和那腐敗官場，周旋周旋，慢慢兒的得風便轉了。」

一聽見拿捉革命黨，越加慌得膽戰心驚，恐怕露出了沒瓣的真相，不免是形跡可疑，萬分危險，就找尋了裝假辮的專門名家楊滋青，將這辮兒還復故我，方始擺尾搖頭，敢出現在光天化日之下。咳，近來他們辦界的思想，一發奧妙無窮了。狠有幾個動地驚天的留學生，見了舊學，烏沉沉似小青蛇的，便垂在背後，見了新學，卻光禿禿的化為烏有先生，你道他有甚隱眼法呢？他原來一大團青絲髮，卷在草帽裡，舉手輕推，竟然沒辮變了有辮，否則就無影無蹤，單只腦鬢子上有一些拳螺式的凸出罷了，必為此的忽新忽舊，幻若風雲，才能於官學紳界中盤踞要津，壟斷權利，到一處，優勝一處，享受世界上隆隆日起的榮譽咧。鶯娘姊，咱們的足兒，和他們的辮兒，一而二二而一的，這收放自由液，分明是女孩兒家個活寶，咱們一班人借此便可雄飛海內了。要知新新舊舊，占盡了不多不少的便宜呢。」鶯娘聽完了這一篇新話，始恍然大悟，轉笑自己立意求新，正復多事，再不道守舊維新，原要分分合合，沆瀣一氣的，便答道：「阿呀呀，我一向尚在夢裡，得聞高論，方備悉了個中底蘊。時下風流，這樣看來，多虧你製成只好東西，造福大家。」說著，又以手指瓶，沉魚道：「好歹還算恰合時宜的，至於造福那句話，怎敢自誇呢。」

兩人話得投機，相親相愛，談了許久許久，忽聞鈴聲震響，數十蚌將軍都呼姊喚妹，紛紛齊集飯廳，鶯娘即忙把紅綠瓶重包疊裡，謹謹大心的安放皮篋中，然後隨著沉魚，也下樓去飽餐一頓。眼見那一根根自來火光明如畫，照耀著合座群姝，大吃大嚼，不問是葷的素的，粗的細的，魚肉蛋腐，一齊兒碗底向天，和風捲殘雲似的。惟有靠東那一桌，翹然獨異，卻留下了幾分餘瀝，半碟殘羹。鶯娘看了，乾笑不禁，才知女子的人學宗旨，原只爭此須臾呢。若教沉魚姊說起來，莫非又是什麼新風氣了。便洗過臉兒，招呼了沉魚，相推五手，同上樓頭，輕移慢步的進了房門，點了盞似明似滅的燈，促膝言歡。兩方面敘了年齡，沉魚卻差長鶯娘一歲，就此認作姊妹，頓成個萍水知交，又各各將家庭歷史約略訴述一番。正說話間，看看窗上月色朦朧斜射，沉魚道：「呀，夜將半了，妹子明天會罷。」

鶯娘道：「是。」於是沉魚辭了鶯娘，急煎煎歸至寢捨去了。

鶯娘即時閉上室門，孤燈寂對，猛然想起了一事在心，免不得取個鎖匙，開了小竹籃翻出本《列女傳》來，展卷披覽，卻一個個都是陌生面孔，前世也認他不清，便失聲道：「阿呀難了，明日即須上課，倘是兩眼墨黑，別被同學笑話呢。」一時又好恨，又好氣，滿肚皮的想轉來，竟被他想出條生路，因笑道：「嘎嘎，有了，我聽說這裡校長很好說話，只得急來抱佛腳要求他特設個方字補習班，才好咧。」想定主意，覺著呵欠頻頻，身子懶倦，就息了燈上牀安睡。哪知欲睡不得，終心怯怯的怕那方字班萬一不成，如何是好，翻來覆去，一夜未曾合眼，直至喔喔雞鳴，才糊塗睡去，醒轉來一看，便驚訝道：